

世纪潮文库

赵家捷

剧作选

中国工人出版社

赵家捷 II 著



关于《傅尔外传》的一封信（代序）

【作者注】二十年前，就在《傅尔外传》上演之际，我收到了白尘先生的一封信，对我慰勉有加，并且对剧本修改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十年之后，我写完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别人的房子》，也给先生送了一份打印稿，仍想得到先生的教诲，如果可能的话，还想请先生为我的集子写一篇短短的序。可是，八十三岁高龄的先生现在很衰弱了。颤抖的手已经无法握笔。但是他居然看完了这个本子，为我仍在写喜剧而高兴。他说，十年前的那封信，就算是篇序吧。

家捷同志：

承赐大作并戏票，至为感谢。不幸腰扭伤了，不能久坐，未得亲去剧场，甚是遗憾。因特向你并请代向剧团演出的诸同志表示歉意和感谢。

我一口气读完了大作，甚为满意。我过去也写过喜剧，对喜剧特别的感兴趣，而我们剧坛上的喜剧太少，实在愧对这个富于喜剧的时代。这自然也包括我在内。因此读了《傅尔外传》特别高兴！可谓“吾道不孤”了。

这是一部轻松的、能够娱乐观众而又发人深省的喜剧。时光倒流的设想很好，这样，便设置了一个可以驰骋自如的喜剧境

地，而不受时空的限制。但你似乎还未能够尽量利用这个大胆的设想，而尽情加以幻想，太老实了一点。这是我认为可惜的事。在第二幕、第三幕里，你以纯喜剧的方式对老干部及房管局长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这很好，这种幽默的笔法，做到谑而不虐的程度，要比正儿八经的讽刺有趣，也有效得多。我以为在考试时还可以多出几个题目，多讽刺一些时弊。那可能将全剧的重心转移了，就不是一个以爱情喜剧为主的戏了，那可能有背你原来的意图。还有，你为什么一定要傅尔最后与小梅“终成眷属”呢？他与小梅前边既无充分的安排，后来结婚是很勉强的。（剧本其实并未写到他们结婚，——赵注）这是太方便的结局了。而事实上这种“痴人有痴福”的结果，并不能使清洁工得到安慰，还不如让他最后还是个光棍更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深思。比如说，第二幕里那个“老人”发现了他写的条子中的“来人”就是出过他洋相的傅尔，岂不可以又成了喜剧的结尾么？（第二幕里老人等出现在戏里也只是一现，未组织进戏）这样，爱情的喜剧（也可以说是悲喜剧）与二三幕中的讽刺内容也可以统一起来。如果这样，则第一幕第二场可以删去那场景而直接接在第一场的后边了。第四幕末尾那段团圆（连同小梅这个人物）也可以略去了。

以上云云，仅是一时的随想，不过从喜剧风格的统一上设想的不成熟的方案而已，是仅供参考的，不足为凭。更不是要求你修改现已演出的剧本。它现在既已获得观众的好评，证明它已成功了，不必再改，我的浅见主要是供你以后写新作时采纳。

一来腰痛，二来日内即将离宁，匆匆不尽，敬祈鉴谅。专此即致

敬礼！

陈白塵

十二月除夕之夜（1981）

六场话剧

卫星上的交响乐

(1978 年)



《卫星上的交响乐》 南京市话剧团 演出

导演:郝 刚

主演:吴 庄 赵 芬 叶庆林 吴 涛

贺松寿 李宗华 李建平 朱艺丹

宋云祥 王传海 徐 荣 等

目 录

序

已 索 1/ 卫星上的交响乐

81/ 傅尔外传

139/ 天上飞的鸭子

已 索 207/ 别人的房子

六场话剧

卫星上的交响乐

场 序

- 第一场 一九四八年底 联友无线电行
 第二场 一九五一年春 余力行家中
 第三场 一九五九年秋 某无线电厂测试室
 第四场 一九七三年冬 余力行迁居以后的家
 第五场 一九七四年春 余力行家中客厅
 第六场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 余力行家中书房

人 物

- 余力行 工程师 35—63 岁
 李玉芳 余力行的妻子，工厂医生 32—60 岁
 柳玉庭 地下党员，后任科长、副厂长、革委会主任 33—61 岁
 方正 策反工作人员，特派员、党委书记、工程总指挥 28—56 岁
 余明 流浪儿，后被余力行收为义子，成长为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 21—38 岁

流浪儿 小时的余明

余 嘉 余力行的女儿 青年工人 21—24 岁

严无忌 工程师 29—57 岁

罗富民 地下党员，后任厂长 45—73 岁

常玉龙 工人 40—68 岁

柳 莉 柳玉庭的女儿 22—36 岁

钱 为 技术员 23—37 岁

小 汪 青年工人 22—25 岁

老 邢 省外办人员 30 多岁

便衣、报贩、秘书及街上行人若干。

第一场

〔一九四八年底。

〔故事发生在江南的一个大城市里。

〔一条繁华的大街。晚上，霓虹灯五颜六色，行人往来不绝。

〔一家普通的无线电修理铺，挂着一块“联友无线电行”的招牌。外间是店堂，里间是工作室，中间有一道门。里间靠墙有一简陋的楼梯通阁楼，看样子，阁楼是用来住人的。店堂柜台上放着一架美式收音机，用以招徕过往行人。货架上摆着顾客送来修理的各式各样的收音机、留声机。

〔大幕前。余明：“我要给大家讲述的，是我父亲的故事。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这个故事，要从我童年的时候说起。（在台口的一侧，衣衫褴褛的流浪儿从地上爬起，揉着惺忪的眼睛。北风呼叫，他冷得缩成一团。）那是一九四八年，是中国大地上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决战的年代。那时，我孤苦伶仃，举目无亲，流浪在江南的一个大城市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我认识了我后来的父亲，从此走上了一条我根本没有

意想不到的生活道路……”

〔余明、流浪儿隐去。幕启。柜台上的收音机播送着流行音乐。严无忌坐在柜台前修理一架破旧的收音机。〕

〔报贩上，吆喝：“晚报，晚报！要看今天的晚报吧？国府内阁改组，孙科当了行政院长啦！”“晚报，晚报，看今天的晚报！徐蚌战场国军节节胜利，黄伯韬将军尽忠报国啦！”〕

报 贩 （对严无忌）先生，来一份儿吧！

严无忌 （给钱）来一份。

〔报贩吆喝下，严无忌看报。〕

严无忌 （忽然惊叫起来）老柳，老柳！

柳玉庭 什么事呀！

严无忌 你快来看，新闻！

〔柳玉庭从阁楼上下来。〕

柳玉庭 什么新闻？孙科当了行政院长啦？

严无忌 去他妈的蛋吧！你看这儿：“著名的无线电工程师，美国 RCA 公司主任设计师余力行先生经马尼拉昨日到达香港，不日将赴内地探亲。据透露，国府有关方面届时将为余力行先生举行欢迎茶会。”

柳玉庭 啊？余力行回来了？我想想，他是三七年七七事变那年出的国，一去就是十一年，可怜玉芳等他们苦了，这回不知要怎么高兴哩！

严无忌 他十年奋斗，功成名就，成了美国无线电工业界的知名人士，苦也苦的值得！要是在国内，说不定混到今天也和你我一样！

柳玉庭 那就很难说罗。

严无忌 老柳，你跟余力行是老同学、老朋友，你帮我跟余力行说说，让他这回把我带去吧。凭他那样的地位，在美国帮我找个差事大概不会成什么问题的。

柳玉庭 怎么？不愿意在这个店待下去了？

严无忌 当初你让我离开工厂来开店，为的是不跟工厂一块儿迁到台湾去。可是，这么个小店铺，难道就是长远之计？我毕竟还是个无线电工程师啊！

柳玉庭 到美国去也不是好混的。

严无忌 说什么也比在国内强！

柳玉庭 这事儿再说吧。

严无忌 你倒是答应不答应嘛？

〔柳玉庭面有难色。罗富民上。〕

柳玉庭 老罗，你是来催货的？

罗富民 是啊，买主急等着要货呢！

柳玉庭 货色已经好了。小严，劳你的驾，上去把它包装一下。

严无忌 好吧。（上阁楼）

柳玉庭 老罗，看到报纸没有？余力行回来了！

罗富民 知道了。我就是为这事找你的。

柳玉庭 哦？

罗富民 余力行原先是打算回国探亲的。路过香港的时候，党组织委托知识界的进步人士做了他的工作，他同意不回美国了。可是现在情况非常复杂，国民党搞什么欢迎茶会，实际上是个圈套，要趁机把他弄到台湾去。因此，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他隐蔽起来，保证他的安全。你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上级决定，今天晚上让他在你们小店里落一落脚，明天一早，就把他转移到江北去。

柳玉庭 余力行什么时候来？

罗富民 约好九点的。

柳玉庭 （看表）呀，时间到了呀！

〔这时，一个三轮车夫走了进来。〕

车 夫 请问，哪一位先生姓罗？

罗富民 我就是。有什么事情？

车 夫 有位老板叫我来取样东西。

〔罗富民示意柳玉庭。柳玉庭从柜台下面取出一架少了一个旋钮的收音机放在车夫面前。车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旋钮安了上去，一旋，收音机里响起了爵士音乐。两个人相视一笑。握手。〕

车 夫 我叫方正。

罗富民 我叫罗富民。

方 正 余力行先生已经到了！

〔方正出去。余力行上。〕

余力行 玉庭！

柳玉庭 （惊喜）啊呀！说到就到！余兄，快进来，快进来！漂洋过海，万里迢迢，把你累坏了吧？

〔二人帮余力行把行李拿进来。〕

柳玉庭 啊呀，玉芳没有接到你吗？

余力行 我是在东门外提前一站下车的，所以没有遇到。

罗富民 哦，不要紧，我马上去把她找来。

柳玉庭 介绍一下，这是原先厂里的同事罗先生。

罗富民 我叫罗富民。

〔余力行与罗富民握手，严无忌从阁楼上下来。〕

柳玉庭 这是厂里的同事，小严，喏，这就是我常常说起的余力行先生。今天要在我们店里落个脚。

严无忌 欢迎，欢迎！我叫严无忌。

〔余力行与严无忌握手。〕

余力行 （打量罗富民）好像在哪儿见过？

罗富民 是吗？我是同济经济系的。

余力行 这就对了！我是机电系的，你大概比我高两届。我说见过面嘛。那次闹学潮的……（柳玉庭示意制止，余力行

领会地一转话锋)罗先生在厂里是……

罗富民 杂役。扫地，跑街的。

余力行 啊？

严无忌 如今的中国，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经济学呢？经济学家早已失业啦！

余力行 唉，是啊，是啊。

〔方正从门外进来。

方正 老罗，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们要多加小心，有什么情况，立即向上级报告。明天一早，我来接余先生过江。

罗富民 好的。

〔罗富民送方正出去。余力行察看货架上的那些收音机。

余力行 飞歌，美国的；哈伦，英国的；米尔顿，法国的；克劳特，美国的……

严无忌 余兄，你是想找中国的吧？

余力行 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那个厂已经有十七年的历史了，难道还造不出一架收音机来吗？

严无忌 (苦笑)让我跟你怎么说呢？偌大的中国，就我们这儿一家无线电厂，可连一颗螺丝钉都是美国进口的，还美其名曰“中央无线电厂”，真他妈的丢人败兴，耻辱！

余力行 是啊。

严无忌 余先生这次回国，不会待好久吧？

余力行 (不作正面回答)啊，看情况再说吧。

〔严无忌向柳玉庭使眼色。

柳玉庭 (会意)哦，小严看了报纸，以为你很快要返回美国去的，想托你在美国给他谋个差事。

余力行 (笑)我回不回美国，现在还很难说。

严无忌 怎么？你想留在国内？

余力行 是啊，我一路上回来，反复考虑这个问题；究竟还回不

回美国？始终犹豫不决。到了香港，见到许多老朋友，大家在一起回首往事，纵谈今古，我心里顿时觉得豁然开朗起来，看清了我所应当选择的道路。我决定留在国内，不走了！

严无忌 （失望）不走了？这是为什么？

余力行 我是一个中国人，总归要为自己的祖国做事情。

严无忌 余先生的爱国之心，可敬可佩！不过，恕我直言，你这是想入非非！现今的中国，哪有什么科学？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无线电工业！你将来会后悔莫及的！

余力行 科学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我不相信中国就永远象现在这个样子！

严无忌 中国的事情，难说！

柳玉庭 余兄，你在美国多多少少还有点财产吧？这一下统统抛哪？

余力行 财产？我根本没有什么东西。

柳玉庭 听玉芳说，你不是还买了一辆顺风牌小汽车吗？

余力行 哦，实话告诉你吧，那辆小汽车，连同我十多年的积蓄，全在这只皮箱里！

柳玉庭 你真会开玩笑，小汽车也在皮箱里？

余力行 是啊，不信你打开瞧瞧。

〔柳玉庭好奇地打开皮箱。

柳玉庭 一部机器！

严无忌 （很有兴趣地观察机器）粗粗看，倒像是一台发报机，细看又不是。

柳玉庭 余兄，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余力行 这是我做的一台月球探测器。

严无忌 月球探测器？哦，想起来了，我在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过这方面的报道。（肃然起敬）余兄，你在研究空间通讯

技术？这可是国际上最新的研究项目！

余力行 是啊。目前，国际上的确只有少数人在研究，可是我相信，一、二十年后，它会成为一门极其广泛的应用技术，不但在国际通讯方面，而且在军事方面，在国计民生方面，都会有无限广阔的前途！

严无忌 可惜呀，余兄，你把它带回中国，只能做为一个永久性的纪念品了！

余力行 我想不会的。我如同相信科学一样，相信社会的进步。

严无忌 （摇头）搞科学的人，倒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余力行 那么老弟你呢，还不到三十吧，倒成了悲观主义者！

〔三个人都笑了。

〔一个流浪儿，满面污垢，走到柜台前，悄悄地把原来已经关掉的收音机打开了。柳玉庭掉头看见了他。

柳玉庭 你又来捣什么乱？去！去！（流浪儿并无离开的样子，反而伸过头来，像研究什么似的。柳玉庭有点火了）你的魂灵丢在这儿了是不是？成天儿在这儿泡蘑菇，再不识相点儿，（假装捋袖子）老子可就不客气了！

〔收音机忽然不响了。

柳玉庭 看看，不响了，捣鼓坏了吧？

严无忌 不要紧，他会修好的。小家伙，知道哪儿坏了吗？给拾掇拾掇！〔流浪儿把收音机里里外外看了一会儿，在收音机上猛地一拍，收音机又响了。众人都笑。

柳玉庭 原来是接触不良。好了，好了，出去玩吧！

余力行 这孩子倒挺有意思，啊？

柳玉庭 迷上这个收音机了，痴不痴，呆不呆的，一天要来好几趟，一站能站老半天儿！

严无忌 哎，这孩子可机灵了！什么东西，一学就会。货架上这么多收音机，他能认出来都是哪个国家造的！

余力行 哦？

严无忌 唉，就是怪可怜的。要是有人供他念书上学，说不定也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工程师。

柳玉庭 瞧瞧，连小严都动了侧隐之心。

严无忌 哼，小要饭的当工程师？我看是扯淡！咱们这些工程师都快成要饭的了！这他妈的是什么世道！玉芳怎么还没来？我去看看。

〔严无忌送流浪儿出去。〕

柳玉庭 （兴奋而又悄声地）余兄，真的不走了？

余力行 真的不走了！

柳玉庭 太好了！未来的新中国，多么需要像你这样的专家啊！

余力行 你不也是专家吗？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就不相信中国人搞不过外国人！

柳玉庭 还是年轻的那个劲头！

余力行 三十五、六，还不算老嘛！〔李玉芳上。严无忌随后。〕

李玉芳 力行！

余力行 玉芳！

〔执手相看泪眼，不知说什么才好。〕

柳玉庭 瞧瞧，这个玉芳，久别重逢，应当高兴嘛！

〔李玉芳破涕为笑。〕

柳玉庭 小严，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让余兄他们早点休息。

〔二人告辞。严无忌又返回。〕

严无忌 如今是每天停电，柜台下面有蜡烛。

李玉芳 知道了。

〔柳玉庭、严无忌下。李玉芳关门。〕

〔街上传来了尖利的警笛声和凄厉的警车怪叫声。〕

李玉芳 你听听，真怕人！十一年了，天天盼望你回来，可又怕你回来，眼前依然是一片黑暗。

余力行 可是，我归心似箭哪！我想念祖国，想念你！

〔两人幸福地依偎在一起，少顷，李玉芳抬起头来，凝视着余力行。〕

李玉芳 十一年前，你是多么年轻，如今，却已经有了白发了……

余力行 玉芳，十一年来，有时候你心里也会责怪我吧？

李玉芳 不，不，我一点也不为这些难过，因为你并没有虚度这十一年的光阴啊。

余力行 是啊。在国外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我也总是这样宽慰自己。我梦想着有一天，我的知识。我的科学，对于国家和民族会真正成为有用的东西。也许，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正在这时，原先坏掉的收音机忽然响了。二人回头，见那个流浪儿躲在柜台下面。〕

李玉芳 呵，是你！

余力行 （惊喜）啊，你原来躲在这里！

李玉芳 你也认识他？

余力行 是啊，我是今天才认识的。你说怪不怪，这收音机刚才坏了，他怎么又捣鼓响了！

李玉芳 他呀，简直都入了迷了！

余力行 （招手）喂，你出来，别怕，问你话。

〔流浪儿怯生生地从柜台下面钻了出来。〕

余力行 你叫什么名字？

流浪儿 不知道。

余力行 家住哪儿？

流浪儿 中山广场。

余力行 中山广场的什么地方？

流浪儿 中央银行。

余力行 你住中央银行？

李芳芳 嗨，你以为他住在中央银行大楼里头？他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夜晚就睡在银行房檐下。（对流浪儿）那儿有四根大柱子，台阶老高老高的，对不对？

流浪儿 （点头）嗯。

李玉芳 家里还有什么人跟你在一块儿？

流浪儿 小妹妹。

李玉芳 妹妹呢？

流浪儿 死了……

〔沉默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突然，电灯灭了，街上和屋子里一片黑暗。很静，只听见凛冽的寒风在门外呼叫着。李玉芳点起了蜡烛。

李玉芳 唉，天这么晚了，你还到那儿过夜吗？

〔流浪儿转身，慢慢朝门口走去，他开了门，一股冷风迎面袭来，他哆嗦了一下。

余力行 喂，你回来！

〔孩子站住了，余力行把门关好。

余力行 我说玉芳，多聪明的孩子，要是好好培养他，说不定是个中国的波波夫，中国的马可尼哩！

李玉芳 谁说不是哩！

余力行 咱们又没有孩子，把他收留了吧！

李玉芳 好倒是好，可是咱们现在连个家也没有。

余力行 那有什么？咱们将来什么都会有的！喂，小家伙，你过来，（抚摸着孩子的头）你跟咱们一块儿过吧，啊？

〔流浪儿怯生生地望着他们两个人，好像没有听懂他的话似的。

李玉芳 可怜的孩子，都傻了。

余力行 赶明儿我给你做一身新衣服，送你去上学，长大了，让你修收音机，当工程师，啊？

〔流浪儿笑了。〕

李玉芳 你看，你看，他笑了，他愿意了！

〔柳玉庭急上。〕

柳玉庭 （有些惊慌）快，快，赶快收拾东西！

余力行 怎么回事？

柳玉庭 根据可靠情报，敌人已经注意到这个地方，你们必须马上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李玉芳 啊呀，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呢？

柳玉庭 这个你不用担心，已经布置好了。

〔他们开始收拾东西。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开门！”〕

李玉芳 谁呀？干什么的？

〔门外人声：“查户口的，快开门！”〕

柳玉庭 糟了！玉芳，你去开门。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的？

〔李玉芳开门，便衣甲、乙、丙上，流浪儿立即躲到货架后面。〕

便衣甲 户口簿拿出来！（指余力行）他是干什么的？

柳玉庭 他是我们店里新来的技师，这是他的身份证明。

便衣甲 （看也不看，发现放在地上的衣箱）这是什么东西？打开看看！

余力行 那是一个朋友放在这里的一部仪器。

便衣甲 少啰嗦，打开！

〔便衣打开皮箱。〕

便衣甲 好哇！这是一部电台！他妈的，共产党的便衣！

余力行 先生，这不是电台，这是用来探测月球的。

便衣甲 什么月球、太阳的，你他妈还是玉皇大帝哩。带走！

〔警察上前一把抓住余力行，李玉芳扑了过去，被便衣甲推倒在地。流浪儿冲上前去：“不准抓走我爸爸！”便衣